

**FENGBAO
BIAN
ZHONGGUO**

【美】西奥多·怀特 安娜·雅各布著

风暴遍中国

王健康 康元非 译

解放军出版社

712.5

风暴遍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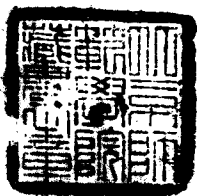
[美]西奥多·怀特 安娜·雅各布 著

王健康 康元非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2820



解放军出版社

1072820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Inc
New York 1946

根据纽约威廉·斯隆联合有限公司1946年版译出

风暴遍中国

〔美〕西奥多·怀特 安娜·雅各布著

王健康 康元非译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12印张·257,000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106 定价：1.75元

出版说明

为满足党史、军史研究以及广大史学、文学爱好者的需要，我们决定出版《中国革命纪实译丛》。这套丛书收集的都是国外一些有名的政治家、作家、记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革命不同历史阶段斗争情况的著作，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一定的文学可读性。但由于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思想认识和对中国情况了解不甚全面等原因，一些书籍中所反映的内容难免有误或带有片面性，有些观点可能与我们有着较大的差距。为了保持原书的面貌，我们基本按原文照印，请读者注意鉴别。

编者

前 言

这本书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书中各章，几乎都是我们最密切合作的结晶。有时，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人在现场观察并报道某些事件。因此，有几章的“我”是指西奥多·怀特。

我们谨向各位帮助我们校对、编订和准备出版事宜的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其中帮忙最多的有：杰克·贝尔登、罗伯特·麦克霍尔、玛格丽特·德丁、南希·比恩、卡罗尔·惠特莫尔、格拉迪斯·怀特等人。他们帮助我们纠正了本书的某些错误。当然，本书中可能还有错误。但无论如何，这些错误及书中表述的结论和意见，都由我们自己负责。

我们也向《时代》杂志公司致谢，因为它允许我们摘引一部分材料和电讯，这些材料和电讯，是我们过去以《时代》杂志记者的身份寄给它的。然而，我们两人在本书中所写的意见和结论，并不代表《时代》杂志的政策或意见。我们还感谢美联社允许我们复制该社宣布袭击珍珠港事件的第一号电讯。

本书中地图的绘制得到了弗兰克·斯托克曼、安东尼·索达罗、阿伦·麦克纳布三位先生的帮助。

西奥多·怀特

安娜·雅各布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序 言

这场大战的结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最后一枪或最后一个阵地，更没有作为战与和分水岭的最后一天。分布在世界各处的无线电台把电讯从一国首都传到另一国首都，最后传入成百万普通的家庭。和平的气氛透过空气一刹那遍布全球。等到在东京湾里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大典时，已是战争的尾声了。

这是在和平尚未到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刻举行的原始而不合时宜的典礼。在一片阴云笼罩下，世界上最大的舰队躺在世界上最大的废墟之中。美国军舰“衣阿华”号停泊在“密苏里”号的一侧，“南达科他”号在它的另一侧。一面三十二颗星的破旧旗子悬挂在“密苏里”号炮塔上——这是大约一百年前海军准将佩里带到这个海湾里来的美国国旗，今日美国的战旗高高飘扬在主桅杆上。甲板上簇拥着美国天才的使徒——技术专家们。其中有重轰炸专家、战术轰炸专家、海军两栖登陆专家，还有舰载机专家。这些人是杀人行业中的“艺术家”，他们的技艺已被为时四年的战争训练得精湛无比。而战舰本身，从前桅楼上的雷达网到用神秘的合金组装起来的灰色的装甲板，都达到了美国一切技术的顶峰。这是一幕美国人的戏。在场的有一位俄国将军。一位塔斯社的新闻电影摄影员，手拿电影摄影机在主要角色之间弯腰穿梭。加拿大将军演糟了自己的角色，签字签错了地方。衣着考究的中国将军，在重

庆消磨了战时岁月，在一张大陆地图上调遣过疲惫的师旅。这些人也是技术专家，但由于在场的美国人很多，他们被淹没在人群里了。太平洋上的胜利是重大的技术胜利。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技术专家，所以我们的威势压倒了他国。

日本人表现出了一点人情味。六个日本人走上了“密苏里”号的船舷，但为了便于人们记住这个将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只有两个人出头——梅津将军^①和政治家重光葵^②。梅津将军穿着军礼服，身上的勋带闪闪发光，而他的眼睛却黯然失色。人们可以看到他脸上棕色的疤痕随着感情的波动时鼓时瘪。重光葵头戴丝质高帽，身穿晨礼服，仿佛正在出席婚礼或葬礼。他的一条腿是假肢，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为了到甲板上去签和约，他紧握绳索，忍受着无限的痛苦和不安，费力地向上攀登着。其他人都幸灾乐祸地看着，谁也没有伸出手来扶一下这位跛腿的老人。

重光葵和梅津被领到了前面。在麦克阿瑟^③将军的一个简短而漂亮的演说之后，他们在宣告日本帝国末日到来的文件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于是，重光葵和梅津都成为技术人员了。如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要签字承认他们的失败，那么他们就会说出十几个使人信服的理由，并且列举舰艇吨位、金属、枪炮、师团、盟友的数字和不合时宜的决定等作为回答。他们的全部理由在专家们听

① 梅津将军即梅津美治郎，时为日本参谋总长。——译者

② 重光葵，日本外交官，此时以外务大臣身份签署投降书。——译者

③ 麦克阿瑟时为亚太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译者

来都是有道理的。但无论是重光葵还是梅津，也许都没有想到过他们会失败。因为他们预谋的诡计是那么可怕，以致于这诡计本身就导致了失败。他们签了字，其他各国的陆海军将领也一一在文件上签了字。如果这可以称之为和平的话，那么和平就算是已经到来了。

这个胜利是属于美国的。胜利的取得，是由于美国在金属、枪炮以及高超的技术方面全面彻底地压倒了日本。然而，不论是在“密苏里”号上胜利到来之时，还是在胜利之前的艰难岁月，或者是在胜利之后蒸蒸日上的日子里，都没有任何迹象能说明美国懂得它在太平洋上作战的意义。我们曾经受到威胁，被迫退出了黑暗的东方。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恶意的威胁，因而，我们建造了一台压路机，把这威胁轧得无影无踪。但是，我们却从来也没有弄清楚过这威胁究竟来自何方。

美国的战事，已经不自觉地切断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即亚洲革命的进程。我们在一个胀痛的头上扎了一针，放了大量的血，解除了一点痛苦。可是，根本的胀痛和压抑依然存在，而且正在扩展成为新的危机。和平并没有伴随着胜利而到来。在整个亚洲，人们继续自相残杀，今天是如此，而且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将如此。

在亚洲，有十亿多人对现实极为厌倦。他们单调地生活在如此可怕的桎梏之中，以致于除了锁链之外，他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了。他们被束缚在无知和贫困之中，如果把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描写下来，美国的读者绝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在印度，人的平均寿命约二十七岁。在中国，有一半人不到二十岁就死了。亚洲各地的生活都充满着惊人的灾难——饥饿、屈辱和暴力。无论是战时还是

平时，荒年还是丰年，在旷野的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发现死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在上海，早晨在工厂门口收拾童工的尸体已成为例行公事。亚洲的乡民被官吏和宪警殴打、鞭笞、虐待和侮辱是政府权威的一部分。这些人靠自己的辛苦劳动生活。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当天气和他们作对的时候，谁也不能使他们免于饿死。大约一千年以前，欧洲人就是这样生活的。那时，欧洲人以一连串的血腥战争反抗旧制度，一代又一代，终于使旧制度逐渐变成了如今所谓的文明社会。亚洲人现在也正经历着同样的过程。

史书往往过分注意研究成功的革命。广大人民群众因贫困而暴动，以流血和暴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却使当代的史学家们惊恐不已，甚至受到他们的咒骂。只有时间才能使这种起义受到人们的尊重。当起义失败，表面上的稳定又一次恢复的时候，这种稳定常被人们当作良好而值得称道的事情。但是，就在这种稳定的背后，痛苦、紧张、压迫和对革命流产的恐惧却仍在继续。生活内部孕育着十分残酷的暴力。在虚假的口号和词句的诱骗下，人民被压抑着的热情很容易被引导去从事狂妄的冒险，以反对全世界的和平。这种事情在日本已经发生了。

我们的对日战争，是反对一个失败了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的战争。一百年以前西方对中国和日本的冲击，使得革命的车轮开始运转，此后延续了几代之久。通常都认为日本已经成功地进入现代社会，而中国却失败了。然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佩里舰队开入东京湾不到十五年，日本的革命就失败了。这场革命被日本中世纪封建的、头脑反动的首领们所驾驭，革命的动力被扭曲，被纳入一九四

一年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帝国的结构之中。这样的社会除了向外侵略，是无法解决自己内部的矛盾的。日本的首领们利用农村的苦难和工人的严密组织给每一个人带来了灾难。而在中国，一百年来持续的混乱状况证明，中国人民反抗长期痛苦的革命浪潮异常强大，任何集团都无法控制和歪曲。

日本对我们的战争，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它的领导人是一些只对政治有十分粗浅了解的军事专家，而打败他们的则是一些比较高明的军事专家。这些人虽然对政治知之甚少，但却拥有日本无法比拟的丰富的钢铁资源和不可多得的科学人才。然而，我们打败了日本，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在亚洲其他地区，那种潜在的革命力量仍在活动着。整个亚洲大陆的人们，依然在设法把自己从饥饿和痛苦之中解放出来。

中国求变的力量要比亚洲大陆的其他地方更为强烈，更具有爆炸性。亚洲的和平以及我们自己将来的安全，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一力量的了解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知道谁创造了它们，谁抑制了它们。除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之外，盟国军事将领们似乎谁也不明白这正是东方战争的基本问题。史迪威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但他懂得，我们在这次大战中作战，同时也就是在筹划和平；他懂得，胜利与和平的实现都有赖于怎样把人民的力量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的政策是通过经验得来的，是在战场上亲身体验中国生活的结果。美国政府不支持他的意见，而且还解除了他的指挥权，但是他的被免职却比他在战场上打的一切胜仗都更光荣。

本书仅是中国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只有中国人才能写

出中国人民真正的历史。中国的战争故事是蒋介石的悲剧故事。他对于这场战争的误解程度，和日本或盟国技术专家们对胜利的误解程度一样深。蒋介石是在革命中起家的。然而，他现在除了把革命当作极端可怕的东西加以粉碎之外，再也不能理解革命的意义了。他曾经拥有一切有利条件——强大盟国的支持和正义的事业。抗战初期，他也一度得到全国人民全心全意的情热拥护。他所领导的人民本能地感到，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场反对作为长期痛苦根源的整个腐朽制度的战争。当蒋介石企图一面对日作战一面维护旧制度的时候，他就不仅不能打败日本人，而且也无力维持自己的权威了。而他的老对手——共产党人，却从一支八万五千人的部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从一百五十万农民的管理者变成了九千万人的主人。共产党人并没有玩弄任何魔术，他们只是了解人民需要什么样的变革，并且领导了这些变革。共产党和人民一起创造了自己新的正义事业。战争的最后一年，美国用技术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即使如此，也不能使他重新获得他在民族抗战的第一个光辉年头所曾经拥有过的权势。

目 录

前言

序言	(1)
第一章 时代的焦点——重庆	(1)
第二章 中国的农民	(19)
第三章 国民党的崛起	(33)
第四章 战争的进程	(49)
第五章 僵持阶段的风波	(69)
第六章 南洋之战	(84)
第七章 训政时期的政府	(101)
第八章 蒋介石其人	(123)
第九章 倒霉的中国军队	(139)
第十章 史迪威的战争	(153)
第十一章 河南大灾荒	(175)
第十二章 华中战役	(191)
第十三章 中国共产党人	(213)
第十四章 史迪威事件的危机	(231)
第十五章 延安的政治	(246)
第十六章 赫尔利大使	(267)
第十七章 空口许诺的一九四五年	(285)
第十八章 乌托邦的破灭	(300)
第十九章 胜利与内战	(313)
第二十章 中国的未来	(336)
第二十一章 中国抗战前景的展望	(349)

第 一 章

时代的焦点——重庆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一座昏昏欲睡的山城。它座落在一个悬崖上，这悬崖升起在扬子江的云雾之中，直指天空。只要扬子江水还流向太平洋，这座山城就会存在下去。历史上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象慕尼黑或凡尔赛一样，它是一个超出地理意义的临时营地。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重庆城内外。这些人相信中国的伟大，带着抗日卫国的巨大热情来到这里。然而，这不过是一段插曲。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高尚者还是腐化者，勇敢的人还是胆小的人，现在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华盛顿仍然是大都市，仍然是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心。有名望的大人物们仍然住在那里。老朋友们仍然在熟悉的地方会面。而重庆只是战时的产物。它一度是时代的焦点，但现在却默默无闻了，那些曾经鼓舞着全中国的伟大希望和崇高诺言也随之消失了。

历史之所以使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因为当时从传统、逻辑以及形势的需要来看，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几个世纪以来，重庆作为内地重要省份的重要城市已经出了名。划分华中和内地的狭谷，几乎把中国伟大的河流——长江一分为二。重庆是三峡上游的第一个大城市，

是俯视着溯江西进的人们的一座大城堡。四川省在整个中国西部居于首位，而重庆则在商业和政治上居于四川省之首。四川是一块巨大的三角地区，在面积和人口上比法国或英国还大。在中国历史上，该省一向因有四周高山作为屏障而自成天地。这里冬天潮湿而寒冷，夏天则炎热而湿润。该省的群山之中有着中国最丰富的矿藏和最肥沃的土地。一切作物都能在四川生长，而且长势良好，诸如：甘蔗、小麦、水稻、蔬菜以及橘树、杜鹃花、罂粟等等。在中国，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名。

四川地处偏远地区，生活自给自足，因而跟不上国家政治风云的变幻。在传说和历史之中，它是一个远不可及的神秘地区。实际上，四川倒是因为它的落后起到了它所能起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四川通常最后归顺新朝代，是北京最难管理的地区，但也是为反抗外族统治积蓄力量的地方，是抵御灾难的强大后盾。例如，一九一一年反清共和革命就是从四川爆发，然后蔓延到华中的。这次革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造成了时代的大变革。现代中国就是在这场大变革中诞生的。但是此后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四川无声无息地走着自己的路，它没有追随革命，反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旧制度衰亡之后，军阀们完全操纵了全省农民的生命，并且以少见的滑稽和野蛮混战不已。军阀部队把疾病和恐怖从一个山谷传播到另一个山谷，使它们变成了荒芜之地。这些军阀都是些有名堂的人物，他们和小老婆一起住在高大舒适的宅邸里，靠作鸦片买卖来养肥自己；他们向农民勒索税款，甚至要农民预先缴纳五十年的租税；他们还把别人的大批田产据为己有。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拥有财富和荣誉的大庄园贵族。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一个名叫刘湘的大军阀用类似蒋介石统一中国其他地方的手段，即诡计和武力相结合，使本省的其他军阀拜倒在他的脚下。一九三七年日本大举侵华时，四川仍然是由坐镇重庆的刘将军严密控制的半封建联合体。秘密社会在长江两岸兴旺发达。城市里鸦片泛滥，霍乱、痢疾、梅毒和眼疾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工业几乎不存在。教育是原始的，只有两所所谓的学校和一所第一流大学为全省五千万人服务。中国西部的农民们象他们的祖先一样，在自己的田地上耕作，他们的活动范围最远只能到达邻近的市镇。日本入侵中国时，四川军阀完全臣服于蒋介石。但他们的真实想法并非是要取消自己的独立性依附于别人的指挥，而只是想同蒋介石结成抗日联盟。当日军大举入侵内地的时候，该省接受了大批新难民，而重庆作为逃难政府所在地被称为新国都。

重庆被中央政府作为流亡之家接收下来。这地方甚至在中国人看来也是少有的令人不愉快的地方。这里一年有六个月云雾笼罩、阴雨绵绵，大街小巷泥泞遍地。重庆是一块舌形地，伸向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洪水季节江水高达六十到九十英尺，每年都把沿江两岸密密麻麻的窝棚一扫而光。重庆的扩大，有利于附近数十个村庄的经济发展。它购买了农民们的稻米、肉类和生丝，为他们提供了棉纱、布匹和煤油。重庆是一个农业城市，它的声音和气息象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巨大的村庄。城市是从山脊上伸展出来的。旧城墙起于河流汇合处，止于杂草丛生的山顶，围绕着这个半岛。本地人说，这城墙是大约五百年之前建筑起来的。但直到今天它几乎还是完好无损，它的九座城门仍然是交通出入口。甚至在一九三九年重庆开始遭到轰

炸时，其中一座城门每夜仍由守护人员关闭。有八座城门屹立在山崖上，俯瞰着长江。第九座城门可以由陆地进去，这就是与行宫连接的通辕门。古代的驿道从通辕门出重庆，经山道至成都，然后通过北方的高山到西安，再几经迂回最后抵达北京。现在，通往中国西部地区的公路，在距离通辕门一百码处截断了城墙。但是，乞丐们还是聚集在古拱门的阴凉处，小贩们仍在磨损成半圆形的石阶旁卖橘子和鞋带。

战前的重庆城区，差不多都在城墙之内。二十万人拥挤在这个又窄又小的地方，只有少数的富人、军阀、大银行家和有钱的地主在距城数英里处拥有宫殿似的私人住宅。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气氛弥漫在城市上空。二十世纪的到来，只不过是抗日战争以前几十年的事情。第一批人力车在一九二七年才出现，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两条公路的出现也是这样。电话是在一九三一年来到这个城市的。自来水则出现于一九三二年。昼夜供电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开始。本世纪初第一艘轮船溯长江而上到达重庆，后来也只有少数几艘轮船到过这里。

重庆的上千条小巷，由两条主要街道开始，顺着山坡射出。那些蜿蜒曲折、高低不平的小巷台阶，是数百年来被穿草鞋的脚磨得光滑明亮。四川本地人住在小巷里已有几个世纪了。对长江下游开明的中国人，他们采取回避的态度，甚至疑虑重重。这些巷子很窄小，而且有黑暗倾斜的阴影，在大雾弥漫的日子里就象灰暗的地道一样。有几条小巷相当狭窄，以至于过路行人可以用雨伞遮挡住两旁屋檐上滴下的水珠。肩挑水桶的苦力们踉踉跄跄地走上泥泞的台阶，把水送到没有自来水管的地方。垃圾和污水倒进了

供人们饮用的溪水之中。晚上，各家都点着油灯或蜡烛。人们生病的时候，有的到教会诊所或医院去治疗，但更多的则是请中医看病。这些中医用祖传的秘方治病，药方里从麝香块到小孩尿应有尽有。人们把疾病传染看成神鬼作怪，因而通常把一只活公鸡绑在死人的胸膛上用来驱除鬼怪。他们把灰色的毛巾缠在头上，就象回教徒一样。据说这是为了纪念一位一千六百年前死去的本地英雄。女人们在大街上一边给婴儿喂奶，一边和邻居们聊天。她们常常让孩子在街道上大小便。

破破烂烂的街道上充满着古老的然而却是悦耳动听的声音——猪的嚎叫，婴儿的啼哭，鸡的尖鸣，妇女的闲谈，男人的呐喊和苦力们在江边卸货时发出的歌唱似的嘿哟声。布贩子担着货担走着，手里有节奏地敲打着一块木头。杂货商贩背着小方箱子，一边走一边叫卖。挑粪的人哼着自己的小调。卖铜器的人也有自己的一套——小铃铛、小刀、剔牙签、掏耳勺，全都挂在一根长杆上，碰得丁当乱响。弹花店里的工人们摆弄着一根颤动的弓，仿佛是低音提琴的伴奏，一会儿深入棉花中发出深沉的嗡嗡声，一会在棉花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

一九三九年，这座城市变成了战时的新首都。蒋介石之所以选择重庆为首都，是因为它在地理位置上对历代征服者都是至关重要的。以重庆为中心汇集了中国西部所有的交通线，这里的公路通往东南沿海地区、云南、成都以及北方各省，众多的河流在涌进三峡之前也都在这里汇合。和蒋介石手中的其他城市相比，通过重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运送较多的军需品和援军到前线。不仅如此，重